

从补营气即补阴到补营阴即补气*

——明代新安医家汪机《营卫论》的启示

方舟 黄辉**

(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合肥 230000)

摘要:新安固本培元派代表的医家汪机融合了李东垣和朱丹溪的思想,在《营卫论》中提出了“营卫一气”学说,认为人参、黄芪补气即补营之气、补营之气即补营、补营即补阴的论断,得出参芪有气血阴阳双补之功。那么,若认为补阴即补营阴、补营阴即补营气,以补阴药为主,是否也能达到阴阳双补的目的?本文从补营阴即补肺气、肾气、心气、肝气四个方面,论证了补阴即补气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 营气; 阴阳双补; 理脾阴; 熟地

中图分类号: R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340(2019)06-0042-04

DOI: 10.13424/j.cnki.jsctcm.2019.06.011

明代新安医家汪机是新安固本培元派的开创者^[1],其《石山医案·营卫论》明确指出了人参、黄芪具有气血阴阳双补作用,为固本培元治法学说奠定了理论依据^[1]。《营卫论》从营卫阴阳关系出发,抓住《黄帝内经》“营气”一词大作文章,得出“营兼血气”“阴阳一气”的结论,认为“人参、黄芪补气亦补营之气,补营之气即补营也,补营即补阴也”。那么由此出发,可不可以反过来这样说,“诸如熟地、黄精之类滋阴养阴药亦补营阴,补营阴即补营、补营即补气”呢?

1 汪机所谓“补营”实与“补脾”相通

中医“营卫”概念源自《黄帝内经》。《素问·痹论》有云:“营者,水谷之精气也。”“卫者水谷之悍气也。”《灵枢·营卫生会》篇曰:“谷入于胃,以传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卫均来源于水谷之气,均由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之气所化生,所以营卫与脾胃的关系最为密切,只是清浊不同、内外之异、精悍有别。而人身的阴虚阳虚,在汪机看来,都可以通过补营气来解决,而卫气不存在补的问题。他以朱丹溪“阳常有余”“阳虚则暴绝死矣”观点为依据,认为卫气不存在盈亏的问题,此水谷之悍气“慄疾不受诸邪,

此则阳常有余,无益于补者也”;而“(入于脉中之营气)即所谓阴气,此即所谓阴气不能无盈虚也,不能不待于补也”。这就意味着,在补虚治法上排除了卫气与脾的关系,只存在补营与补脾相通。

汪机《石山医案·营卫论》以人参、黄芪为例来说明,“人参、黄芪补气亦补营之气”。众所周知,人参、黄芪均归脾经,均有补中益气之效,也证明汪机所谓“补营”实与“补脾”相通。《神农本草经·草部上品》曰:“人参,味甘,微寒。主补五脏。”“黄芪,味甘,微温……补虚小儿百病。”宋代《证类本草》亦载人参可主补五脏、黄芪补充了“补丈夫虚损,五劳羸瘦……益气,利阴气”的记载。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草部》补充了“(人参)治男妇一切虚症,发热自汗……劳倦内伤……胎前产后诸病”的记载,引用了宋金张元素《珍珠囊》“黄芪甘温纯阳,其用有五:补诸虚不足,一也;益元气,二也;壮脾胃,三也……”的论述。参芪可补脾胃而化生气血,从而达到阴阳双补的作用,既有本草记载的支持,也是医界的共识。

汪机(1463~1539)为明代中期人,大约一个世纪后,另一位明代新安医家罗周彦辨分先天、后天气,提出了元阴元阳说^[2]。其中后天元阴元

* 基金项目:新安王氏内科流派学术思想研究(2016zy65);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新安医学文化宣教传承场所研究

** 通讯作者:黄辉,教授,编审。E-mail:huanghui.6@163.com

阳有关病因病机、辨治方药的论述,进一步发展了汪机补营补脾、阴阳双补的观点。他认为先天元气禀受于父母而肇生生命,先天元阴元阳分别附藏于肾水和命门;而后天元气禀受母体元气,化生营血卫气,附藏于脾胃之中;先后天元气均属于“天赋自然之真”,但均离不开脾胃谷气的充养。当元气空虚而百病生,先后天皆可损伤,此时可以培元益气,宜用甘温、甘寒。其创制的补水益元汤、补阴益元汤、益火复真汤、益元冲和汤等都是甘温、甘寒之药物补营阴、补脾气。显而易见这是发展了汪机阴阳双补的观点。

2 吴澄理脾阴说回应了“补营阴即补气”的命题

理脾阴是清代新安医家吴澄在其著作《不居集》中的重要学说,其实也为补阴即补气提供了治则治法的思路。他认为脾虚有阴阳之分,阳虚当温运,阴虚当融化。“然虚损之人多阴火所灼,津液不足,筋脉皮骨无所养,而精神亦见羸弱,百症从生焉。”吴澄指出,咳、热、痰、血是虚损疾病的四大症状,易兼有脾气脾阴的损伤,养阴太过容易滋腻,健脾过于温燥容易助虚热,故其《不居集》中提到,补脾阴要用“忠厚和平之品,补土生金,润燥合一,两不相碍。”忠厚滋补之品,养脾阴,滋营阴,生化有源,脾气得充,散精于肺,补益肺气,即补土生金,阴阳双补。

在《不居集》理脾阴九方中,多以甘平之味合以血肉有情之品,其九方中就有六方如此。中和理阴汤以益气健脾之品与燕窝相配;理脾阴正方中参以紫河车;资成汤以雄健猪肚一具,取其清汤(利于脾胃运化)煎药;培土养阴汤以养血健脾之品与猪腰(猪肾)一具同煎;保金汤取猪肺清汤煎服;味补汤则更为突出,方中燕窝、海参,淡火肉、鳆鱼皆血肉之品。血肉有情之品可补营阴的不足,可使脾厚,脾厚则脾气旺盛,这从补脾阴到生脾气。

追溯起来,理脾阴说也可以从《内经》的论述中找到依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其性静兼,其德为濡……其政为谧,其令云雨。”这不仅证明甘润之品可以滋养脾阴,补充营阴,来生脾气和肺气,为临床补脾阴用药提供基础;也说明脾特性为湿,此处的

“湿”是可以使其发挥正常功能的“德性”,而非“湿邪”,其充足才有可能发挥脾可生营的作用,为吴澄的理脾阴学说奠定了基础。

吴澄用理脾阴药特点有若脾虚血少,需要补血者,不用当归、川芎辛香之类,以免再伤脾阴,如畅郁汤治疗肝脾血虚用白芍;理脾益营汤治疗脾虚血少用制首乌、黑料豆、山药,不用辛燥之白术,而用山药、薏苡仁、莲子、扁豆、老米等;升补和中汤治疗清阳不升、清气下陷证,其中没有用到升麻、柴胡等升提之药,也是用了山药(入脾、肺二经)、扁豆、老米等甘淡之品。这就印证了《内经·刺法论》篇:“欲令脾实……宜甘宜淡”。甘味则使脾盛,脾盛则“滋化源”,自身得以水谷精微濡养,脾气得生。

其实医圣张仲景也有理脾阴思想的端倪,其《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中脾约证论曰:“趺阳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坚,其脾为约,麻子仁丸主之。”金元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方论》中解释说:“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今胃强脾弱,约束津液,不得四布,但输膀胱,致小便数而大便硬,故曰其脾为约。”麻子仁丸方中有麻子仁、杏仁,质润多脂,润可治燥;面蜂蜜和芍药两者入脾经,酸甘可以化阴,可使营气上升,精气散发。清代医家尤在涇在《伤寒贯珠集·阳明篇下》解说“麻仁、杏仁所以令脾厚”,脾阴充足为生营气夯实基础。《灵枢·本神》提出“脾藏营”,认为脾具有贮藏营血的功能。从阴阳的角度而言,营血为“阴”,脾阴以“营血”形式存在,是有形之物。脾阴足,可以濡滋润其本身即脾盛,也在脾脏阳气的蒸腾温化作用下产生气,这样脾气散精,就可以为胃行气津液。

汪机《营卫论》是针对当时“忌用参芪”之时弊而提出的,据其门人程廷彝在《病用参芪论》记载:“遍试诸医,历尝诸药,非发散太多,则降泄之多,非伤于刚燥,则损于柔润,胃气之存有几希矣”,及至汪机诊治,“不得不用参芪救其胃气”,引起了他对参芪的深刻感悟。他分析人参、黄芪气血阴阳双补作用时说:“经曰阴不足者,补之以味,参芪味甘,甘能生血,非补阴而何?又曰阳不足者,温之以气,参芪气温,又能补阳,故仲景曰气虚血弱,以人参补之,可见参芪不唯补阳,而亦补阴。”按照汪

机的逻辑,反过来说,熟地性微温,非补气补阳而何?味甘又补阴,同样不唯补阴而亦补阳。清代另一位新安医家罗浩在《医经余论·续脾胃论》中就指出:“今人知白朮、二陈为扶土之品,启知熟地、麦冬亦培土之药耶。”肯定了熟地补脾阴而培土之气的作⽤。

3 补营阴亦即补五脏之气

营卫来源于水谷之精气,其生成要通过一系列的脏腑气化活动,如脾胃的消化运输,心脾的气化输布,然后分别营养人体各部,而且营卫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肝的疏导、肺的通调和肾的收纳,五脏阴阳与营之阴阳密切相关。汪机《营卫论》认为“营中亦自有阴阳焉,所谓一阴一阳,互为其根者是也。”所以“补阳者,补营之阳;补阴者,补营之阴。”

3.1 补营阴即补肺气 《灵枢·营卫生会》篇有“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之论,前述吴澄理脾阴方可使脾土厚、脾气旺,发挥脾气散精、上归于肺的作用,肺得到营养支持,恢复宣发的作用,即升提肺气是也。

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脾胃》中有胃阴虚、不饥不纳的案例“钱,胃虚少纳,土不生金,音低气馁,当与清补。麦冬、生扁豆、玉竹、生甘草、桑叶、大沙参。”阳土喜柔,偏恶刚燥,缺乏胃阴,则纳谷不香,肺金缺乏胃土的滋养则肺气不足,故方药选用了一些甘凉濡润来滋补胃阴以生肺气。

清代唐宗海《血证论·总论》曰:“设水阴不足,津液枯竭,上则痿咳,无水以济之。下则闭结,制节不达于下也。外蒸则热,水阴不能濡于肌肤也。凡此之证,皆以生水为治法,故清燥救肺汤生津以补肺气。”在咳血篇之“虚咳”中曰:“肺为娇脏,无论外感内伤,但一伤其津液,则阴虚火动,肺中被刑,金失清肃下降之令,其气上逆,咳嗽痰血,变为肺痿重病……盖肺金火甚,则煎熬水液成痰,水液伤,则肺叶不能腴润下垂……肺叶焦举,不能制节,故气逆为咳。”久咳伤津,津伤则阴虚火旺,则动水耗气,所以方用清燥救肺汤甘凉滋润,以补胃阴而生肺金。肺燥通过滋养胃阴来补营阴,通过胃游溢精气到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肺得津液滋润濡养,恢复其宣发肃降功能,不仅可以宣达卫气于表,又能调畅气机止咳。这是水化气最好的

体现,也可以为临床肺痿、肺癆久咳伤津伤气病证提供用药思路。

3.2 补营阴即补肾气 明代张景岳临证多补阴以扶元气为主,在《类经附翼·真阴论》曰:“治病必当求本,盖五脏之本,本在命门,神气之本,本在元精,此即真阴之谓也。”《景岳全书·虚损》曰:“无论阴阳,凡病至极,皆所必至,总由真阴之败耳。”人之阳气有赖于真阴的滋养,滋阴涵阳,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

张景岳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是从阴阳互根互用的角度指出人体真阴真阳的关系,“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则是从阴阳对立制约的角度阐述人体总体阴阳变化基于阴阳互根的基础^[3]。所以景岳提出了补阳的基本大法,即阴中求阳,以善用熟地著称,素有张熟地之称。《景岳全书·本草正》曰:“熟地黄,味甘微苦,味厚气薄,沉也,阴中有阳……大补血衰,滋培肾水,填骨髓,益真阴,专补肾中元气,兼疗藏血之经。”熟地黄产于中州沃土之乡,经过炮制后药性平和,禀至阴之德,善补五脏之真阴,故为阴中求阳之上品。其“甘”应天气之阳,阳气具有升浮之性,而味甘者具补、和、缓之功,因而可补中^[4]。熟地黄应土之气,味甘、厚,补营阴,可治疗营虚血少证,又应天气之阳,其性升浮,又可补阳,达阴阳双补之效。

熟地黄是补精血之要药,而营阴,是血液重要的组成部分,两者关系密切,常称为营血,若直接补血对营阴也是增益的作用。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传忠录》说:“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从而创立了左归丸、左归饮。虽然是补肾之方,但其中有育阴以涵阳,加之肾气的蒸腾作用可生阳气。

唐宗海《血证论·总论》曰:“水即化气”“气着于物”,意思就是水可生气、水可载气。又说:“盖人身之气,生于脐下丹田气海之中,脐下者,肾与膀胱,水所归宿之地也。此水不自化为气,又赖鼻尖吸入天阳,从肺管引心火,下入脐之下,蒸其水使化为气。”尽管唐宗海所述肾为“水”宿之地,其“水”的含义应该与《内经·上古天真论》篇所说“肾主水”相符合,即“肾精”之意。但此“水”少不了后天之精即脾胃运化的水谷产生的精微充养。当脾胃运化产生水谷之精微时既可以达到肺,同时也可以到达下焦的肾,通过天(下转第59页)

学之林,正源于其独特的内涵与深厚的底蕴。中医的发展有着良好的前景,而中医的真正价值也必将在良性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彰显。

参考文献

- [1] 鲁迅. 鲁迅全集(第1卷)彷徨、野草、朝花夕拾、故事新编[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 鲁迅. 鲁迅全集(第4卷)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3] 刘哲然. 从经验医学、循证医学到精准医学的演变及评价[J]. 医学与哲学(B),2017,38(10):81-84.
- [4] 范李娜,付璐,马燕冬. 从清末《医学报》看西医传入对中医学术的影响[J]. 中医药文化,2015,10(3):39

-42.

- [5] 董竟成,刘文先. 中医学的内涵不断丰富发展在新时代推动中医学更好发展[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8,38(11):1397.
- [6] 邢玉瑞. 新形势下中医理论发展的思考[J]. 中医杂志,2016,57(18):1540-1542.
- [7] 张焱,胡亚男,聂金娜,等. 加强中医专业思想教育要从树立信心入手[J].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34(5):979-981.
- [8] 张其成. 近代中西文化与医学道路反思录[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1(5):11-16.

(收稿日期:2018-12-24 编辑:孙理军)

(上接第44页)阳和心火蒸腾转化为气,输送全身。

3.3 补营阴即补心气 心主血脉,当心血不足脉道无以充盈,阳气虚弱,血脉鼓动无力,则可见脉气不相接,脉结代,心失所养,心动悸等阴阳两虚的症候,治疗此证的代表方剂是仲景的炙甘草汤。方中养血滋阴润燥之类占多数,清代伤寒学家柯琴分析说:“生地黄为君,麦冬为臣,峻补真阴者,是已开后学滋阴之路矣。”且《神农本草经·上经》谓麦冬治“胃络脉绝,羸瘦短气”。麦冬养阴生津及补气作用与气血津液关系一脉相承,津能生气,水谷精微化生津液,布散全身,而有气化活动^[5]。而麻仁、阿胶味甘,可润经补血。可见心营充足是物质基础,濡养心脏,化生心气,再配合人参、桂枝温通心阳,可达到复脉定悸之效。

3.4 补营阴即补肝气 清代魏之琇《续名医类案·胁痛》中治疗胁痛一病案:方某年三十,左肋有块如槃,按之坚硬,食下则胀痛甚不能侧卧。魏氏认为:肝血足,肝叶得润可下垂。此病人因怒火伤阴,其叶燥硬,故举而不下。左叶张则支腋不可侧卧;右叶张则侵腕而不能容食。所以用药投以一贯煎加减,即生熟地、沙参、麦冬、枸杞子、萸仁米、川楝子。本方配伍精良,用生熟地黄、枸杞子滋养肝肾精血,补肾水生肝木,肝得阴血濡养,肝气得以条达而升发;沙参、麦冬、萸仁米滋养胃津,又滋水上之源,养肺阴可以抑制肝气,养胃阴可以培土荣木,肝阴充足,自可使肝气舒畅;加之川楝子可以行气,顺应肝木条达之性,有补而不滞的作用。

4 结语

明代与汪机同时代的薛己曾提出“滋化源”学

说,即生化之源,人体后天生化之源在于脾胃,土为万物之母,非土不能生物,惟土旺则万物昌,人体诸脏才能得到滋养。所以养阴补营之物经过脾胃的运化,滋养其本身的同时提升精气,散发于各个脏腑,是五脏营气充足。

汪机指出营有阴阳,“丹溪以补阴为主,故为补营,东垣以补气为主,亦补营也,以营兼血气而然也。”这些观点指导了汪机的临床用药,即用参芪补营之气为主,补营气即补营阴,通过生营气来补阴,从而达到气血阴阳双补的效果。但却没有讲明补营阴可以生气,其侧重点仍是用甘温培补中气,忽视补阴而生气的作用。笔者由此得到启发:既然营中包含阴阳、通过补气可以达到补阴的效果,反过来用养阴之品为主,通过补营阴以生阳气,也可达到阴阳双补的功效。虽然二者的侧重点不同的,但在临床上都可以为选方用药提供思路。阴阳两虚,则看哪一方虚更甚,而灵活用药选方,从而更好的治疗疾病。

参考文献

- [1] 黄辉. 新安医学研究集成·学术研究[M].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100-102.
- [2] 王乐旬,张玉才,余瀛鳌,等. 新安医籍丛刊·医宗粹言[M].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 [3] 于磊,刘华一. 浅析张景岳的阴阳思想[J]. 河南中医,2016,36(10):1706-1707.
- [4] 丁子惠,李佳欣,李萍. 张景岳用熟地黄特色之管窥[J]. 中医杂志,2018,59(3):260.
- [5] 武世豪,杜金行. 麦冬补气作用刍议[J]. 北京中医药,2016,35(3):265.

(收稿日期:2018-11-02 编辑:文颖娟)